

醒世恒言

五之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11	
冊數	16 ( 3 )		
函號	附	5	5

三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一名虎媒記  
又名虎報恩

舉世茫茫無了休

寄身誰識等浮漚

謀生盡作千年計

公道還當萬古留

西下夕陽誰把手

東流逝水絕回頭

世人不解蒼天意

恐使身心半夜愁

這八句詩奉勸世人公道存心天理用事莫要貪圖  
利己謀害他人常言道使心用心反害其身你不存  
天理皇天自然不佑昔有一人姓韋名德乃福建泉  
州人氏自幼隨着父親在紹興府開個傾銀舖兒那

老兒做人公道利心頗輕爲此主顧甚多生意儘好  
不幾年釐上好些家私韋德年長娶了隣近單裁縫  
的女兒爲媳那單氏到有八九分顏色本地大戶情  
願出百十貫錢討他做偏房單裁縫不肯因見韋家  
父子本分手頭活動況又隣居一夫一婦遂就了這  
頭親事何期婚配之後單裁縫得病身亡不上二年  
韋老亦病故韋德與渾家單氏商議如今舉目無親  
不若扶柩還鄉單氏初時不肯拗丈夫不過只得順  
從韋德先將店中粗重家火變賣打疊行李顧了一  
隻長路船擇個出行吉日把父親靈柩裝載夫妻兩

口兒下般而行原來這稍公名叫做張稍不是個善  
良之輩慣在河路內做些淘摸生意的因要做這私  
房買賣生怕夥計泄漏却尋着一個會撐船的啞子  
做個幫手今日曉得韋德傾銀多年囊中必然克實  
又見單氏生得美麗自己却沒老婆兩件都動了火  
下船時就起個不良之心奈何未得其便一日因風  
大難行泊舟于江郎山下張稍心生一計只推沒柴  
要上山砍些亂柴來燒這山中有大虫時時出來傷  
人定要韋德作伴同去韋德不知是計隨着張稍而  
走張稍故意彎彎曲曲引到山深之處四顧無人正

好下手，張稍砍下些叢木在地，却教韋德打捆，韋德低着頭，只顧檢柴，不防張稍從後用斧劈來，正中左肩，撲地便倒，重復一斧，向腦袋劈下，血如湧泉，結果了性命。張稍連聲道：乾淨乾淨，來年今日，叫老婆與你做周年，說罷，把斧頭插在腰裡，柴也不要了，怏怏的空身飛遶下船。單氏見張稍獨自回來，就問丈夫何在。張稍道：沒造化，遇了大虫，可憐你丈夫被他銜去，小虧我跑得快，脫了虎口，連砍下的柴也不敢收。拾單氏聞言，捶胸大哭。張稍解勸道：這是生成八字內註定，虎傷哭也沒用。單氏一頭哭，一頭想道：聞得

虎遇夜出山，不信白日裡就出來傷人，況且兩人雙雙同去，如何偏揀我丈夫喫了，他又全沒些損傷，好不奇怪。便對張稍道：我丈夫雖然御去，只怕還掙得脫不死。張稍道：貓兒口中尚且吃不出食，何況于虎。單氏道：然雖如此，奴家不曾親見，就是真個被虎喫了，少不得存幾塊骨頭，煩你引奴家去檢得回來，也表我夫妻之情。張稍道：我怕虎，不敢去。單氏又哀哀的哭將起來，張稍想道：不引他去，走一遍，他心不死，便道：娘子，我引你去看，不要哭。單氏隨卽上岸，同張稍進山路來，先前砍柴，是走東路，張稍恐怕婦人看

見死屍。却引他從西路走。單氏走一步哭一步。走了多時。不見虎跡。張稍指東話西。只望單氏倦而思返。誰知他定要見丈夫的骨血。方纔指實。張稍見單氏不肯回步。扯個謊。望前一指道。小娘子。你只管要行兀的。不是大虫來了。單氏擡頭而看。纔問一聲。大虫在那裡。聲猶未絕。只聽得林中咕喇的一陣。怪風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不歪不邪。正望着張稍。當頭撲來。張稍躲閃不及。只叫得一聲阿呀。被虎一口銜着背皮。跑入深林。受用去了。單氏驚倒在地。半日方醒。眼前不見張稍。已知被大虫銜去。始信山中真

個有虎。丈夫被虎喫了。此言不謬。心中害怕。不敢前行。認着舊路。一步步哭將轉來。未及出山。只見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從東路直沖出來。單氏只道又是虎。叫道。我死也。望後便倒。耳根邊忽聽得說。娘子。你如何却在這裡。雙手來扶。單氏睜眼看時。却是丈夫。韋德血污滿面。所以不像人形。原來韋德命不該死。雖然被斧劈傷。一時悶絕。張稍去後。却又醒將轉來。掙扎起身。扯下腳帶。將頭裹縛。停當。那步出山來。尋張稍講話。却好遇着單氏。單氏還認着丈夫被虎咬傷。以致如此。聽韋德訴出其情。方悟張稍欺心使計。

謀害他丈夫，假說有虎，後來被虎咬去。此乃神明遣來，剷除兇惡。夫妻二人感謝天地不盡。回到船中，那啞子做手勢問船主如何不來。韋德夫妻與他說明。本未啞子合着掌，忽然念出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便能說話。將張稍從前過惡一一說出，再問他特依舊是個啞子。此亦至異之事也。韋德一路相幫啞子行船，直到家中，將船變賣了，造一個佛堂與啞子住下。日夜燒香，韋德夫婦終身信佛。後人論此事，詠詩四句。

偽言有虎原無虎

虎自張稍心上生

假使張稍心地正

山中有虎亦藏形

方纔說虎是神明遣來，剷除兇惡。此亦理之所有。看來虎乃百獸之王，至靈之物。感仁吏而渡河，伏高僧而護法。見于史傳，種種可據。如今再說一個義虎，知恩報恩，成就了人間義夫節婦為千古佳話。正是

說時節婦生顏色

道破奸雄喪膽魂

話說大唐天寶年間，福州漳浦縣下鄉有一人，姓勤，名自勵。父母俱存，家道粗足。勤自勵幼年時，就聘定同縣林不將的女兒潮音為妻。茶棗俱已送過，只等長大，成親。勤自勵十二歲上，就不肯讀書，出了學堂。

專好使鎗輪棒，父母單生的這個兒子，甚是姑息，不去拘管着他。年登十六，生得身長力大，猿臂善射，武藝過人。常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有一班無賴子弟，三朋四友，和他繫鷹放鷄，駕犬馳馬，射獵打生，爲樂。曾一日射死三虎，忽見個黃衣老者，策杖而前，稱贊道：「郎君之勇，雖昔日卞莊李存孝，不是過也。但好生惡殺萬物，同情自古道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郎君何故必欲殺之？此獸乃百獸之王，不可輕殺。當初黃公有道術，能以赤刀制虎，尚且終爲虎害。郎君若自恃其勇，好殺不已，將來必犯天道之忌，難免不

測之憂矣。」勤自勵聞言省悟，即時折箭爲誓，誓不殺虎。忽一日獨往山中打生，得了幾項野味而回，行至中途地名大樹坡，見一黃斑老虎，誤陷于檻穽之中。獵戶偶然未到，其虎見勤自勵到來，把前足跪地，俯首弭耳，口中作聲，似有乞憐之意。自勵道：「業畜，我已誓不害你了，但你今日自投檻穽，非干我事。其虎眼觀自勵，口中嗚嗚不已。自勵道：「我今做主放你，你今後切莫害人。虎聞言點頭。自勵破穽放虎，虎得命狂跳而去。自勵道：「人以獲虎爲利，我却以放虎爲仁。我欲仁而使人失其利，非忠恕之道也。」遂將所得野味

置于穿中空手而回正是

得放手時須放手

可施恩處便施恩

只因勤自勵不務本業家道漸漸消乏又且素性慷慨好客時常引着這夥三朋四友到家蒿惱索酒索食勤公勤婆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初時猶勉強支持以後支持不來只得對兒子說道你今年已長大不思務本作家日逐遊蕩有何了日別人家兒子似你年紀或農或商胡亂得些進益以養父母似你有出氣無進氣家事日漸凋零兀自三兄四弟酒食徵逐不知做爹娘的將沒作有千難萬難就是衣飾典賣

也有盡時將來手足無措連爹娘也有餓死之日哩我如今與你說過再引人上門時茶也沒有一杯與他喫了你莫着急勤自勵被爹媽教訓了一遍嘿嘿無言走出去了真個好幾日沒有人上門蒿惱約莫一月有餘勤自勵又引十來個獵戶到家借鍋煮飯勤公也道容他煮罷勤婆不肯道費柴費火還是小事只是纔說得兒子回心清淨了這幾日老娘心裡好不喜歡今日又來纏帳開了端辭得那一個他日又賠茶賠酒老娘支持得怕了索性做個冷面莫慣他罷勤公見勤婆不允閃過一邊勤婆將中門閉了



從門內說道，我家不是公館，柴火不便，別處去，利市。衆人聞言，只索去了。勤自勵滿面羞慙，嘆口氣，想道：我自小靠爹娘過活，沒處賺得一文半文，家中來路又少也。惟爹娘不得聞得安南作亂，朝廷各處募軍，本府奉節度使文牒，大張榜文，衆兄弟中已有幾個應募去了。憑着我一身本事，一刀一鎗，或者博得個衣錦還鄉，也不見得守着這六尺地上，帶累爹娘受氣。非丈夫之所爲也。只是一件，爹娘若知我應募從軍，必然不允功名之際，只可從權。我自有個道理，當下瞞過勤公，勤婆竟往府中投軍。太守試他武藝，出衆，將他克爲隊長，軍政司上了名字。不一日，招募數足，領兵官點名編號，給了口糧，製辦衣甲器械，擇個出征吉日，放砲起身。勤自勵也不對爹娘說知，直到上路三日之後，遇了個縣中差役，方纔寫寄一封書信回來。勤公拆書開看時，寫道：

男自勵無才無能，累及爹媽。今已應募，克爲隊長，前往安南，幸然有功，必然衣錦還鄉。爹媽不必掛念。

勤公看畢，呆了半晌，開口不得。勤婆道：「兒子那里去了？寫什麼言語在書上？你不對我說。」勤公道：「對你說

好個淨婆

時只怕急壞了你兒子應募克軍從征安南去了勤婆笑道我說多大難事等兒子去十日半月後喚他回來就是了勤公道婦道家不知利害安南離此有萬里之遙音信尚且難通況他已是官身此去刀劍無情凶多吉少萬一做了沙場之鬼我兩口兒老景誰人侍奉勤婆就哭天哭地起來勤公也流淚不止過了數日林親家亦聞此信特地自來問個端的勤公勤婆遮瞞不得只得實說了感傷了一場林公回去說知舉家都不歡喜正是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他人分離猶自可

骨肉分離苦殺我

光陰似箭不覺三年勤自勵一去杳無音信林公頻頻遣人來打探消息都則似金針墮海銀瓶落井全沒些影響同縣也有幾個應募去的都則如此林公的媽媽梁氏對丈夫說道勤郎一去三年不回不知死活存亡女兒年紀長成了把他擔悞不是個常法你也該與勤親家那邊討個決裂雖然親則是親各兒各女兩個肚皮裡出來的我女兒還不認得女婿的面長面短却教他活活做孤孀不成林公道阿媽說得是即忙來到勤家對勤公道小女年長令郎杳

林公惟媽言是聽

無歸信，倘只是不歸，作何區處？老荆日夜愁煩，特來與親家商議。勤公已知其意，便道：「不肖子無賴，有誤令愛芳年，但事已如此，求親家多多上覆親母，耐心再等三年。若六年不回，任憑親家將令愛別許高門。老漢再無言語。」林公見他說得達理，只得唯唯而退。回來與媽媽說知，梁氏向來知道女婿不學本分，心中不喜。今三年不回，正中其意。聽說還要等三年，好不焦燥，恨不得十日縮做一日，把三年一霎兒過了。等女兒再許個好人，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三年。林公道：「勤親家之約已滿了，我再去走一番，看他更有」

何說？梁氏道：「自古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既有言在前，如今惟不得我，自有路自行。又去對他說甚麼？且待女兒有了對頭，纔通他知道，也不遲。」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然雖如此，也要與孩兒說知。」梁氏道：「潮音這丫頭有些古怪劣孽，只如此對他說。勤郎六年不回，教他改配他人。他料然不肯，反被勤老兒笑話。須得如此如此。」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次日，梁氏正同女兒潮音一處坐，只見林公從外而來，故意大驚小恠的，說道：「阿媽，你知道麼？惟道勤郎無信回來，原來三年前便死于戰陣了。昨日有軍士在安南回，是」

他親見的潮音聽說而如土色，閣淚而不敢下，慌忙走進自己房裡去了。媽媽亦假做嘆息，連稱可憐過了數日。林婆對女兒說道：死者不可復生，他自沒命，可惜你青春年少，我已教你父親去尋媒說合，將你改配他人。趁這少年時，夫妻恩愛，莫教挫過。潮音道：母親差矣。爹把孩兒從小許配勤家，一女不喫兩家茶。勤郎在，奴是他家妻；勤郎死，奴也是他家婦。豈可以生死二心？奴斷然不為媽媽道孩兒休如此執見。爹媽單生你一人，並無兄弟，你嫁得着人時，爹媽也有半子之靠。況且未過門的媳婦，守節也是虛名。見

放着活活的爹媽，你不念他，日後老景淒涼，却去戀個死人，可不是個癡愚不孝之輩。潮音被罵，不敢回言。就有男媒女妁來說親事。潮音拗爹媽，不過心生一計，對爹媽說道：爹媽主張孩兒馬，敢有違只是孩兒一聞勤郎之死，就將身別許他人，于心何忍？容孩兒守制三年，以畢夫妻之情。那時但憑爹媽不然，孩兒寧甘一死，決不從命。林公與梁氏見女兒立志甚決，怕他做出短見之事，只得繇他。正是

一人立志

萬夫莫奪

却說勤公夫婦見兒子六年不歸，眼見得林家女兒

是別人家的媳婦了。後來聞得媳婦立志要守三年，心下不勝之喜，若巴得這三年內兒子回家，還是我媳婦。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三年。潮音只認丈夫真死，這三年之內，素衣蔬食，如真正守孝一般。及至年滿，竟絕了葷腥之味，身上又不肯脫素穿色。說起議婚，便要尋死。林公與媽媽商議，女孩兒執性如此，改嫁之事多應不成。如之奈何？梁氏道：「密地擇了人家，在我哥哥家受聘，不要通女孩兒得知。到臨嫁之期，只說內姪做親來接女孩兒，哄得他易服上橋鼓樂人從，都在半路迎接。事到其間，不怕他不從。」林公

又道：「阿媽說得是。」林公果然與舅子梁大伯計議定，不許了李承務家三舍人，自說親以至納聘，都在梁大伯家裡。夫妻兩口去受聘時，對女兒只說梁大伯大兒子定親。潮音那裡疑心，吉期將到，梁大伯假說某日與兒子完婚，特迎取姐夫一家到家中去接親。梁氏先自許過他，一定都來。至期，大伯差人將兩頂轎子來接姐姐，和外甥女梁氏自己，先粧扮了教女兒換了色服同去。潮音不知是計，只得易服隨行。女孩兒家不出閨門，不知路徑，行了一會，忽然山凹裡燈籠火把，鼓樂喧天，都是取親的人衆，中途等候擺

列、轎、前、吹、打、而、去、潮、音、覺、道、事、體、有、變、沒、奈、何、在、轎、  
內、啼、啼、哭、哭、衆、人、也、那、裡、管、他、只、願、催、趲、轎、夫、飛、走、  
到、一、個、去、處、忽、然、陰、雲、四、合、下、一、陣、大、雨、衆、人、在、樹、  
林、中、暫、歇、等、雨、過、又、行、走、不、上、幾、步、抖、然、起、一、陣、狂、  
風、燈、火、俱、滅、只、見、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從、半、空、中、  
跳、將、下、來、衆、人、發、聲、喊、都、四、散、逃、走、

未知性命如何

已見亡魂喪膽

風、定、虎、去、衆、人、叫、聲、謝、天、吹、起、火、來、整、頓、重、行、只、見、  
轎、夫、叫、道、不、好、了、起、初、雨、乘、轎、子、都、是、實、的、如、今、一、  
乘、是、空、的、舉、火、照、時、正、不、見、了、新、人、轎、門、都、撞、壞、了、

不、是、被、大、虫、銜、去、是、甚、麼、梁、氏、聽、說、嗚、嗚、的、啼、哭、起、  
來、這、些、娶、親、的、沒、了、新、人、好、沒、興、頭、樂、人、也、不、吹、打、  
了、燈、火、也、息、了、一、半、衆、人、商、量、道、如、何、是、好、欲、待、追、  
尋、黑、夜、不、便、也、沒、恁、般、膽、氣、欲、待、各、散、去、訖、怕、又、遇、  
別、個、虎、不、若、聚、做、一、塊、同、到、林、家、再、作、區、處、所、謂、乘、  
興、而、去、敗、興、而、回、且、說、林、公、正、閉、着、門、在、家、裡、收、拾、  
聽、得、敲、門、甚、急、忙、來、開、看、只、見、兩、乘、轎、子、依、舊、擡、轉、  
許、多、人、從、一、個、個、垂、首、喪、氣、都、如、喪、家、之、狗、喫、了、一、  
驚、正、不、是、甚、麼、緣、故、莫、非、女、孩、兒、不、從、在、轎、裡、又、弄、  
出、什、麼、把、戲、心、頭、猶、如、幾、百、個、郎、搥、打、着、急、問、其、故、

梁氏在轎中哭將出來，哽哽咽咽，一字也說不出。眾人將中途遇虎之事，叙了一遍。林公也提胸大慟，懊悔無及。早知我兒如此薄命，依他不嫁也罷。如今斷送得他好苦。一面令人去報李承務和梁大伯兩家知道，一面聚集庄客，準備獵具，專等天明，打點搜山，捕獲大虫，并尋女兒骨殖，正是

悲、悲、切、切、思、閨、女、

口、口、聲、聲、恨、大、虫、

話分兩頭，却說勤自勵，自從應募投軍，從征安南，力戰有功，都督哥舒翰用為帳下虞候，解所佩寶劍賜之，甚加信用。三年之後，吐番入寇，勤自勵又隨哥舒

翰調兵征討，平定之後，朝廷拜哥舒翰為大元帥，率領本部將較雄軍十萬，鎮守潼關。勤自勵以兩次軍功，那時已做到都指揮之職。何期安祿反亂，殺到潼關，哥舒翰正值患病，抵敵不住，開關納降。勤自勵孤掌難鳴，棄其部下隻身仗劍而逃。一路辛苦，不題事。有奏巧，恰好林公嫁女這一晚，勤自勵回到家，見了父母，拜伏于地，口稱恕孩兒不孝之罪。勤公勤婆仔細看時，方纔認得是兒子。去時雖然長大，還沒這般雄偉，又添上一嘴鬚鬚，邊塞風霜容顏都改變了。勤公勤婆痛定思痛，不覺流淚。勤公道：我兒如何一

去十年音信全無，多有人說你已沒于戰陣，哭得做爹媽的眼淚俱枯了。勤婆道：莫說十年之前，就是早回一日也還好，不見得媳婦隨了別人。勤自勵道：我媳婦怎麼說？勤婆道：你去了三年之後，丈人就要將媳婦別許人家，是你爹爹不肯勉強留了三年以後。媳婦聞你身死，自家立志守孝三年，如今第十個年頭也難，惟他剛剛是今晚出門嫁人。勤自勵聽說眉根倒豎，牙齒咬得格格格的響，叫道：那個烏百姓敢討勤自勵的老婆？我只教他認一認我手中的寶劍，說罷，狠狠的仗劍出門。爹媽從小管他下下的，今日那裡留得他住，只得繇他，拉着兩把汗在草堂中等候消息，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無未保

却說勤自勵，自小認得丈人林公家裡，打這條路迎將上去，走了多時，將近黃昏，遇了一陣大雨，衣服都沾濕了，記得這地方喚做大樹坡，有一株古樹，約莫十來圍大，中間都是空的，可以避雨。勤自勵走到樹邊，捱身入內，甚是寬轉。那雨雖然大，落不多時，就止了。勤自勵却待跳出半空中，又刮起一陣大風，勤自勵想道：索性等着過了這風陣走罷。又道：這風有些



腥氣好古惟舒着頭往外張望見兩盞紅燈若隱若現忽地刮喇的一聲響亮如天崩地裂一件東西向前而墜驚得勤自勵倒身入內少頃風定耳邊但聞呻吟之聲此時雲收雨散天邊露出些微月勤自勵就月光下上前看時那呻吟的却是個女子勤自勵扶起細叩來歷那女子半晌方言說道奴家林氏之女潮音也勤自勵記得妻子的小名未知是否問道你可有丈夫麼潮音道丈夫勤自勵雖曾聘定尚未過門只爲他十年前應募從軍久無音信爹媽要將奴改適他姓奴家誓死不從爹媽背地將奴不知許

與誰家只說舅舅家來接騙奴上轎中路方知正待尋死忽然一陣狂風火光之下看見個黃斑吊睛白額虎冲人而來徑向轎中將奴銜出撇在此地虎已去了幸不損傷官人不知尊姓何名若得送奴還歸父母之家家中必有厚報勤自勵道則小子便是勤自勵先征安南又征吐番後來又隨哥舒元帥鎮守潼關適纔回家聽說你家中將你嫁人在于今晚以此仗劍而來欲剿那些敗壞綱常之輩何期于此相遇這是天遣大虫送還與我省得我勤自勵舞刀輪劍乃是萬千之幸潮音道官人雖如此說奴家未曾

過門不識丈夫之面。今日一言之下。豈敢輕信官人。還是引奴回家。使我爹爹識認女婿。也不負奴家數年苦守之志。勤自勵道。你家老禽獸把一女許配兩家。這等不仁不義之輩。還去見他。則甚。我如今背你到我家中。先叅見了舅姑。然後遣人通知你家。也把那老禽獸羞他一羞。說罷。不管潮音肯不肯把他負于背上。左手向後攔住他的金蓮。右手仗劍踏著爛地而回。行不多步。忽聞虎嘯之聲。遙見前山之上。雙燈冉冉。細視乃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那兩碗紅燈。虎之睛光也。勤自勵猛然想着。十年之前曾在此處。

破開檻。窸放了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今日如何就曉得我勤自勵回家。去人叢中銜那媳婦。還我豈非靈物。遂高聲叫道。大虫。謝送媳婦了。那虎大嘯一聲。跳而藏影。後人論起那虎報恩事。以為奇談。多有題詠。惟胡曾先生一首最好。詩曰

從來只道虎傷人 今日方知虎報恩

多少負心無義漢 不如禽獸有情親

再說勤公勤婆在家懸懸而望。聽得脚步響。忙點燈出來看時。只見兒子勤自勵背上負了一個人來。到草堂放于地下。叫道。爹媽。則教你今夜認得媳婦。勤

勤自勵極爽快是水  
許傳李大  
哥一流人

公勤婆見是個美貌女子細叩來歷方知大虫報恩送親一段奇事雙雙舉手加額連稱慙愧勤婆遂將媳婦扶到房中粥湯將息次早差人去林親家處報信却說林公那日黑早便率領庄客遶山尋綽了一遍不見動靜歎口氣只得回家忽見勤公遣人報喜說夜來兒子已回大虫銜來送還他家那里肯信我曉得了這是勤親家曉得女孩兒被虎銜去故造此話來奚落我媽媽梁氏道天下何事不有前日我家走失了一隻花毛雞被鄰舍家收着過了一日野猫銜個雞到我家來想脫了猫兒看那雞正是我家走

失的這一隻花毛雞有這般巧事況且虎是個大畜生最有靈性我又聞得一個故事昔時有個書生住在孤村夜間聽得窻外聲嚮看時窻櫺裡伸一隻虎掌進來掌有竹刺甚大書生悟其來意拔去其刺明晚虎銜一羊來謝可見虎通人性或者天可憐女孩兒守志遣那大虫來送歸勤家亦未可知你且到勤家看女婿曾回不曾回便有分曉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當日林公來到勤家勤公出迎分賓而坐細述夜來之情林公滿面羞慚謝罪不已求見賢婿和小女之面勤自勵初時不肯認丈人被爹娘先勸了多

時又礙薄家的面皮故此只得出來相見氣忿忿的  
作了個揖就走開去了勤公教勤婆將媳婦粧扮起  
來却請林公進房父女會面出于意外猶如夢中相  
逢歡喜無限要接女兒回家勤公勤婆不肯擇了吉  
日就于家中拜堂成親李承務家已知勤自勵回來  
自沒話說後來郭李二元帥恢復長安肅宗皇帝登  
極清查文武官員肅宗自爲太子時曾聞勤自勵征  
討之功今番賊黨簿籍中沒有他名字嘉其未曾從  
賊再起爲親軍都指揮使累征安慶緒史思明有功  
年老致仕夫妻偕老有詩爲證

但行

刻薄人皆怨

能布恩施虎亦親

奉勸

人行方便事

得饒人處且饒人

第五卷 終

世垣言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蠢動含靈俱一性

化胎濕卵命相關

得人濟利休忘却

雀也知恩報玉環

這四句詩單說漢時有一秀才姓楊名寶華陰人氏  
年方弱冠天資穎異學問過人一日正值重陽佳節  
往郊外遊玩因行倦坐于林中歇息但見樹木蒼鬱  
百鳥嚶鳴甚是可愛忽聞撲碌的一響墜下一隻鳥  
來不歪不斜正落在楊寶道面前口內吱吱的叫却飛  
不起在地上亂撲楊寶道却不作怪這鳥為何如此

向前拾起看時，乃是一隻黃雀，不知被何人打傷，叫  
得好生哀楚。楊寶心中不忍，乃道：「將回去餵養好了。」  
放罷，正看間，見一少年手執彈弓，從背後走過來道：「  
秀才，這黃雀是我打下的，望乞見還。」楊寶道：「還亦易  
事，但禽鳥與人體質雖異，生命則一。安忍戕害？況殺  
百命不足供君一膳，鬻萬鳥不能致君之富，奚不別  
爲生業？」我今願贖此雀之命，便去身邊取出錢鈔來。  
少年道：「某非爲口腹利物，不過遊戲試技耳。」既秀才  
要此雀，即便相送。楊寶道：「君欲取樂，禽鳥何辜？」少年  
謝道：「某知過矣。」遂投弓而去。楊寶將雀回家，放于中

箱中，日採黃花蕊飼之，漸漸羽翼長，換育至百日，便  
能飛翔。時去時來，楊寶十分珍重。忽一日去而不回。  
楊寶心中正在氣悶，只見一個童子，單眉細眼，身穿  
黃衣，走入其家，望楊寶便拜。楊寶急忙扶起童子，將  
出玉環一雙，遞與楊寶道：「蒙君救命之恩，無以爲報，  
聊以微物相奉，掌此當累世爲三公。」楊寶道：「與卿素  
昧平生，何得有救命之說？」童子笑道：「君忘之耶？某即  
林中被彈，君巾箱中飼黃花蕊之人也。」言訖，化爲黃  
雀而去。後來楊寶生子震，明帝朝爲太尉，震子秉，和  
帝朝爲太尉，秉子賜，安帝朝爲司徒，賜子彪，靈帝朝

為司徒果然世世三公德業相繼有詩為証

黃花飼雀非圖報 一片慈悲利物心

累世簪纓看盛美 始知仁義值千金

說話的那黃雀銜環的故事人人曉得何必費講看官們不知只為在下今日要說个少年也因彈了个異類上起不能如彈雀的恁般悔悟干把个老大家事弄得七顛八倒做了一場話柄故把銜環之事做个得勝頭回勸列位須學楊寶這等好善行仁莫效那少年招災惹禍正是

得閉口時須閉口 得放手時須放手

若能放手和閉口 百歲安寧有八九

話說唐玄宗時有一少年姓王名臣長安人氏略知書史粗通文墨好飲酒善擊劍走馬挾彈尤其所長從幼喪父惟母在堂娶妻于氏同胞兄弟王宰膂力過人武藝出眾充羽林親衛未有妻室家頗富饒童僕多人一家正安居樂業不想安祿山兵亂潼關失守天子西幸王宰隨駕扈從王臣料道立身不住弃下房產收拾細軟引母妻婢僕避難江南遂家于杭州地名小水灣置買田產經營過日後來聞得京城克復道路寧靜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尋訪親知整理

舊業爲歸鄉之計，告知母親，即日收拾行囊，止帶一個家人，喚做王福，別了母妻，繇水路直至揚州馬頭上。那揚州隋時謂之江都，是江淮要衝，南北襟喉之地，往來檣檣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買做賣的，挨擠不開，真好個繁華去處。當下王臣舍舟登陸，雇倩脚力，打扮做軍官模樣，一路遊山玩水，夜宿曉行，不則一日，來至一所在地，名樊川，乃漢時樊噲所封食邑之處。這地方離都城已不多遠，因經兵火之後，村野百姓俱潛避遠方，一路絕無人煙，行人亦甚稀少，但見

岡巒圍繞，樹木陰翳，危峰秀拔，插青霄，峻嶺崔嵬，橫碧漢，斜飛瀑布，噴萬丈銀濤，倒掛藤蘿，颺千條錦帶，雲山漠漠，鳥道逶迤，行客少，煙林靄靄，荒村寥落，土人稀，山花多艷，如含咲，野鳥無名，只亂啼。王臣貪看山林景致，緩轡而行，不覺天色漸晚，聽見茂林中似有人聲，近前看時，原來不是人，却是兩個野狐，靠在一株古樹上，手執一冊文書，指點商確，若有所得，相對談笑。王臣道：「這孽畜作怪，不知看的是什麼書，且教他喫我一彈。」按住絲韁，綽起那水磨角靶彈弓，探手向袋中，摸出彈子，放上，覷得較親，弓開



事不干已  
而好結開  
氣即施之  
異類且不  
可

醉世恒言 卷六  
如滿月，彈去似飛星，叫聲着，那二狐正在得意之時，不防林外有人窺看，聽得弓絃响，方纔擡頭觀看，那彈早已飛到，不偏不斜，正中執書這狐左目，棄下書，失聲嗥叫，負痛而逃。那一個狐，却待就地去拾，被王臣也是一彈，打中左腮，放下四足，嗥叫逃命。王臣縱馬向前，教王福拾起那書來看，都是蝌蚪之文，一字不識，心中想道：不知是甚言語在上，把去慢慢訪博古者問之，遂藏在袖裏，撥馬出林，循大道望都城而來。那時安祿山雖死，其子安慶緒猶強，賊將史思明降而復叛，藩鎮又各擁重兵，俱蓄不臣之念，恐有奸

細，至京探聽，故此門禁十分嚴緊，出入盤詰。剛到晚，城門就閉，王臣抵城下時，已是黃昏時候，見城門已扃，即投旅店安歇。到店門口，下馬入來，主人家見他懸弓佩劍，軍官打扮，不敢怠慢，上前相迎，道：長官請坐，便令小二點盃茶兒遞上。王福將行李卸下，馱進店中，王臣道：主人家，有穩便房兒，開一間與我，答道：舍下客房儘多，長官只揀中意的住便了。即點個燈，火引王臣往各房看過，擇了一間潔淨所在，將行李放下，把生口牽入後邊喂料，收拾停當，小二進來問道：告長官可喫酒麼？王臣道：有好酒，打兩角牛肉切

一盤伴當們照依如此小二答應出去王臣把房門帶轉也走到外邊小二捧着酒肉問道長官酒還送到房裏去飲或就在此間王臣道就在此罷小二將酒擺在一副座頭上王臣坐下王福在旁斟酒喫過兩三盃主人家上前問道長官從那鎮到此王臣道在下從江南來主人家道長官語音不像江南人物王臣道實不相瞞在下原是京師人氏因安祿山作亂車駕幸蜀在下挈家避難江南今知賊黨平復天子返都先來整理舊業然後迎接家小歸鄉因恐路上不好行走故此軍官打扮主人家道原來是自家

人老漢一向也避在鄉村到此不上一年哩彼此因是鄉人分外親熱各訴流離之苦正是

江山風景依然是

城郭人民半已非

兩下正說得熱鬧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主人家有空房宿歇麼主人家答應道房頭還有不知客官有幾位安歇答道只有我一人主人家見是個單身又沒包裹乃道若止你一人不敢相留那人怒道難道賴了你房錢不肯留我主人家道客官不是這般說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師頒榜遠近旅店不許容留面生反人如隱匿藏留者查出重治况今史思明又亂

愈加緊急，今客官又無包裹，又不相認，故不好留得。那人笑道：「原來你不認得我，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因有事往樊川去了，轉回趕進城不及，借你店裏歇一宵，故此沒有包裹你。若疑惑，明早同到城門上去問那管門的，誰个不認得我。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兒一磕，便信以為真。乃道：『老漢一時不曉得，是郭爺長官，莫恠，請裏邊房裏去坐。』」那人道：「且慢着，我肚裏餓了，有酒飯討些來喫了，進房不遲。」又道：「我是喫齋，止用素酒。」走過來向王臣卓上對面坐下，小二將酒菜放下，王臣舉目看時，見他把一隻袖子遮着左

眼，似覺疼痛難忍之狀。那人開言道：「主人家，我今日造化低，遇着兩個毛團，跌壞了眼。主人家道：『遇着什麼？』答道：『從樊川回來，見樹林中兩個野狐，打滾嗥叫。我趕上前要去拿他，不想絆上一交，狐又走了，反在地上磕損眼睛。』」主人家道：「怪道長官把袖遮着眼兒。」王臣接口道：「我今日在樊川過，也遇着兩個野狐。那人忙問道：『可曾拿倒麼？』」王臣道：「他在林中把冊書兒觀看，被我一彈打了執書，這狐左眼遂棄書而逃。那一个方待去拾，又被我一彈打在腮上，也亾命而走。故此只取得這冊書，沒有拿倒。那人和主人家都道

野狐會看書，這也是奇事。那人又道：那書上都是甚麼事體，借求一觀。王臣道：都是異樣篆書，一字也看他不出。放下酒盃，便向袖中去摸那冊書出來。說時遲，那時快，手還未到袖裏時，不想主人家一個孫兒，年纔五六歲，正走出來，小廝家眼淨，望見那人，是個野狐，却叫不出名色，奔向前，指住道：老爹，怎麼這個大野貓坐在此，還不趕他。王臣聽了，便省悟是打壞眼的這狐，急忙拔劍照頂門就砍。那狐望後一躲，就地下打个滾，露出本相，往外亂跑。王臣仗劍追趕了十數家門面，向個牆裏跳進。王臣因黑夜之間，無門尋覓，只得回轉。主人家點個燈火，同着王福一齊來迎，着道：饒他性命罷。王臣道：若不是令孫看破，幾乎被這孽畜賺了書去。主人家道：這毛團也好巧哩，只怕還要生計來取。王臣道：今後有人把野狐事來誘我的，定然，是這孽畜，便揮他一劍。一頭說，已到店裏。店左店右，住宿的客商，聞得當做一件異事，都走出來訊問，到拌得口苦舌乾。王臣喫了夜飯，到房中安息，因想野狐忍痛來掇賺，這冊書必定有些妙處。愈加珍祕，至三更時，分外邊一片聲打門，叫道：快把書還了我，尋些好事酬你。若不還時，後來有些事故。莫

王臣畢竟  
是个狠漢

要懊悔王臣聽得氣忿不過披衣起身拔劍在手又恐驚動衆人悄悄的步出房來去摸那大門時主人家已自下了鎖心中想道便叫起主人開門出去那毛團已自走了砍他不着空惹衆人憎厭不如擊着鳥氣來朝却又理會王臣依先進房睡了那狐喊了多時方去合店的人盡皆聽得到次早齊勸王臣道這書既看不出字留之何益不如還他去罷倘真个生出事來懊悔何及王臣若是个見機的聽了衆人言語把那冊書擲還狐精却也罷了只因他是个倔強漢子不依衆人說話後來被那狐精把个家業弄得七零八落正是

不聽好人言

必有恓惶淚

當下王臣喫了早飯算還房錢取出行李上馬進城一路觀看只見屋宇殘毀人民稀少街市冷落犬非昔日光景來到舊居地面看時惟存一片瓦礫之場王臣見了不勝悽慘無處居住只得尋个寓所安頓了行李然後去訪親族却也存不多幾家相見之間各訴向來蹤跡說到那傷心之處不覺撲簌簌淚珠拋洒王臣又言今欲歸鄉不想屋宇俱已蕩盡没个住身之處親戚道自兵亂已來不知多少人家父南

子非被擄被殺受無限慘禍就是我們一个个都從  
刀尖上脫過來的非容易得有今日像你家太平無  
事止去了住宅已是無量之福了况兼你的出產虧  
我們照管依然但有若有念歸鄉整理起來還可成  
个富家王臣謝了衆人遂買了一所房屋製備日用  
家火物件將田園逐一經理停妥約過兩月王臣正  
走出門只見一人從東而來滿身穿着麻衣肩上背  
个包裹行履如飛漸漸至近王臣舉目觀看喫了一  
驚這人不是別个乃是家人王留兒王臣急呼道王  
留兒你從那里來却這般打扮王留兒見叫乃道原  
來官人住在這里教我尋得个發昏王臣道你且說  
爲何恁般粧束王留兒道有書在此官人看就知道  
至裏邊放下包裹打開取出書信遞與家主王臣接  
來拆開看時却是母親手筆上寫道

從汝別後即聞史思明復亂日夕憂慮遂沾重疾  
醫禱無効旦夕必登鬼籍矣年踰六秩已不爲歿  
弟恨衰年值此亂離客死遠鄉又不得汝兄弟送  
我之終深爲痛心耳但吾本家秦不願葬于外地  
而又慮賊勢方熾恐京城復如前番不守又不可  
居終夜思之莫若盡棄都下破殘之業以資喪事

迎吾骨入土之後原返江東此地田土豐阜風俗  
淳厚况昔開創甚難決不可輕廢俟于戈寧靜徐  
圖歸鄉可也倘違吾言自罹羅網顛覆宗祀雖及  
泉下誓不相見汝其志之

王臣看畢哭倒在地道指望至此重整家業同歸故  
鄉不想母親反爲我而憂死早知如此便不來得也  
罷悔之何及哭了一回又問王留兒道母親臨終可  
還有別話王留兒道並無別話止叮囑說此處產業  
向已荒廢摠然恢復今史思明作反京城必定有變  
斷不可守教官人作速一切處置備辦喪葬之事迎

肥身好

柩葬後原往杭州避亂若不遵依死不瞑目王臣道  
母親遺命豈敢違逆况江東真似可居長安戰爭未  
息棄之甚爲有理急忙製辦縗裳擺設靈座一面差  
人往墳上收拾一面央人將田宅變賣王留兒住了  
兩日對王臣道官人修築墳墓起來尚有整月淹遲  
家中必然懸望等小人先回以安其心王臣道此言  
正合我意即便寫下家書取出盤纏打發他先回  
王留兒臨出門又道小人雖去官人也須作速處置快  
回王臣道我恨不得這時就飛到家何消叮囑王留  
兒出門洋洋而去且說王臣這些親戚曉得都來弔

晴勸他不該把田產輕廢，王臣因是母命，執意不聽。衆人言語，心忙意急，上好田產都只賣得个半價盤桓二十餘日，墳上開土築穴，諸事色色俱已停妥。然後打疊行裝，帶領僕從離了長安，星夜望江東趕來迎靈車安葬，可憐。

仗劍長安悔浪遊

歸心一片水東流

北堂空作斑衣夢

淚灑白雲天盡頭

話分兩頭，且說王臣母妻在家，真个聞得史思明又反，日夜憂慮。王臣懊悔放他出門，過了兩三月，一日忽見家人來報，王福從京師賣信回了。姑媳聞言，即教喚進王福，上前叩頭，將書遞上，却見王福左眼損壞，無暇詳問，將書拆開觀看，上寫道：

自離膝下，一路托庇粗安。至都查核舊業，幸得一毫不廢，已經理如昔矣。更喜得遇故知胡八判官，引至元丞相門下，頗蒙青盼，扶持一官。幽薊誥身已領限期，甚迫，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書至，即將江東田產盡貨，火速入京，勿計微值，有悞任期。相見在邇，書不多贅，男臣百拜。

姑媳看罷書中之意，不勝歡喜。方問道：王福爲甚損了一目？王福道：不要說起，在生口上打瞌睡，不想跌



下來磕損了這眼，又問京師近來光景，比舊日何如。親戚們可都在麼？王福道：滿城殘毀過半，與前大不相同了。親戚們殺的殺，擄的擄，逃的逃，總來存不多。幾家尚還有搶去家私的，燒壞屋宇的，占去田產的，惟有我家田園屋宅一毫不動。姑媳聞說，愈加歡悅。乃道家業又不曾廢，却又得了官職，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力，感謝不盡。到臨起身，須做場好事報答。再祈此去前程遠大，福祿永長。又問道：那胡八判官是誰？王福道：這是官人的故交。王媽媽道：向來從不見說起，有姓胡做官的來往？媳婦道：或者近日相交的。

又脫身得  
如

也未可知。王福接口道：正是近日相識的。當下問了。一回，王媽媽道：王福你路上辛苦了，且去喫些酒飯歇息。則个到了次日，王福說道：奶奶，奶奶，這里收拾起來，也得好幾日。官人在京，却又無人服侍，小人先去回覆，打疊停當，候奶奶一到，即便起身往任何如？王媽媽道：此言甚是有理。寫起書信，付些盤纏銀兩，打發先行。王福去後，王媽媽將一應田地、宇舍、什物器，且盡行變賣，止留細軟東西，因恐誤了兒子任期，不擇善價，半送與人。又延請僧人做了一場好事。然後雇下一隻官船，擇日起程。有幾個平日相往的鄰家。

女眷俱來相送登舟而別離了杭州由嘉禾蘇州常  
潤州一路出了大江望前進發那些奴僕因家主得  
了官一个个手舞足蹈好不興頭

避亂南馳實可哀

誰知富貴逼人來

舉家手額歡聲沸

指日長安畫錦回

且說王臣自離都下兼程而進不則一日已到揚州  
馬頭上把行李搬在客店上打發生口去了喫了飯  
教王福向河下雇覓船隻自己坐在客店門首守着  
行囊觀看往來船隻只見一隻官船遡流而上船頭  
站着四五個人喜笑歌唱甚是得意漸漸至近打一

絕好錯認  
可做雜劇

看時不是別个都是自己家人王臣心中驚異道他  
們不在家中服役如何却在這隻官船上又想到想  
必母親亾後又歸他人了正疑訝間艙門簾兒啓處  
一个女子舒頭而望王臣仔細觀看又是房中侍婢  
連稱奇怪剛欲詢問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見齊道官  
人如何也在這里却又恁般服色忙教稍子攏船早  
驚動艙中王媽媽姑娘掀簾觀看王臣望見母親尚  
在急將麻衣脫下打開包裹換了衣服巾幘船上家  
人登岸相迎王臣教將行李齊搬下船自己上船來  
見母親一眼覷着王留兒在船頭上不問情繇揪住

便打。王媽媽走出說道：他又無罪過，如何把他來打。王臣見母親出來，放手上前拜道：都是這狗才，將母親書信至京，誤傳凶信，陷兒子不孝，姑媳俱驚訝道：他日日在家，何嘗有書，差到京中。王臣道：一月前，賚母親書來，書中寫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住了兩日，遣他先回，安慰家中，然後將田產處置了，星夜趕來。怎說不曾到京，合家大驚道：有這等異事，那里一般。又有個王留兒，連王留兒到，咲起來道：莫說小人到京，就是這個夢，也不曾做。王媽媽道：你且取書來看，可像我的字跡。王臣道：不像母親字跡，我如何肯信。便打開行李，取出書來看時，乃是一幅素紙，那有一個字影，把王臣驚得目睜口呆，只管將這紙來翻看。王媽媽道：書在那里，把來我看。王臣道：却不作怪，書上寫着許多言語，如何竟變做一幅白紙。王媽媽不信道：焉有此理。自從你出門之後，並無書信往來，直至前日，你差王福將書接我方有一信，令他先來覆你，如何有個假王留兒，將假書哄你，如今却又說變了白紙。這是那里學來這些鬼話。王臣聽說王福曾回家，這話也甚驚駭，乃道：王福在京，與兒一齊起身到此，幾曾教他將書來接母親姑媳，都道：呀，這話愈

加說得混帳了。一月前王福送書到家，書上說都中產業俱在，又遇什麼胡人判官，引在元丞相門下，得了官職，教將江東田宅盡皆賣了，火速入京，同往任上。故此棄了家業，雇倩船隻入京。怎說王福沒有回來，王臣大驚道：「這事一發奇怪，何曾有甚胡人判官引到元丞相門下，選甚官職，有書迎接母親，王媽媽道：『難道王福也是假的，快叫來問。』」王臣道：「他去喚船了，少刻就來，衆家人都到船頭上一望，只見王福遠遠跑來，却也穿着凶服，衆人把手亂招，王福認得是自家人也，道：『詫異說他們如何都在這裏，走近船邊，

衆人看時，與前日的王福不同了。前日左日已是損壞，如今這王福兩隻大眼，滴溜溜恰如銅鈴一般。衆人齊問道：「王福，你前日回家眼已瞎了，如今怎又好好地？」王福向衆人噴一口涎沫道：「啐，你們的眼便瞎了，我何曾回家，却又呪我眼瞎。衆人笑道：「這事真有些古怪。奶奶在船中喚你，且除下身上麻衣，快去相見。」王福見說，呆了一呆道：「奶奶還在，衆人道：「那里去了，不在。」王福不信，也不脫麻衣，逕撞入船來。王臣着見，喝道：「這狗才，奶奶在這裏，還不換了衣服來見。」王福慌忙退出船頭，脫下，進船叩頭。王媽媽擦磨老

眼仔細一看連稱怪哉怪哉前日王福回家左目已  
 損今却又無恙料然前日不是他了急去開出那封  
 書來看時也是一張白紙並無一點墨跡那時合家  
 惶惑正不知假王留兒王福是甚變的又不知有何  
 緣故却哄騙兩頭把家業破毀還恐後來尚有變故  
 驚疑不定王臣沉思凝想了半日忽想到假王福左  
 眼是瞎的恍然而悟乃道是了是了原來却是這孽  
 畜變來弄我王媽媽急問是甚東西王臣乃將樊川  
 打狐得書客店變人詭騙和夜間打門之事說出又  
 道當時我只道這孽畜不過變人來騙此書到不隄

王臣好个  
 漢雖然  
 漢畢竟  
 笑話也

防他有恁般賊智眾人聞言盡皆搔首咋舌道這  
 狐却也奸狡利害哩隔着幾多路却會做着字跡人  
 形把兩邊人都弄得如耍戲一般早知如此把那書  
 還了他去也罷王臣道耐耐這孽畜無禮如今越發  
 不該還他了若再纏帳把那禍種頭一火而焚之  
 氏道事已如此莫要閒講了且商量正務如今住在  
 這里不上不下還是怎生計較王臣道京中產業俱  
 已賣盡去也沒个着落况兼途路又遠不如且歸江  
 東王媽媽道江東田宅也一毫無存却住在何處王  
 臣道權賃一所住下再作區處當下撥轉船頭原望

凡火熱的  
少不得有  
冰凍時節  
不達者自  
不悟耳

江東而回，那些家人起初像火一般熱，到此時化做冰一般冷，猶如斷線偶戲，手足揮軟，連話都無了。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到了杭州，王臣同家人先上岸，在舊居左近賃了一所房屋製辦日用家火，各色停當，然後發起行李，迎母妻進屋，計點囊橐，十無其半。又惱又氣，門也不出，在家納悶。這些鄰家見王媽媽去而復回，齊來詢問，王臣道知其詳，眾人俱以為異事，互相傳說，遂嚷遍了半个杭城。一日王臣正在堂中督率家人收拾，只見外邊一人走將入來，威儀濟楚，服飾整齊，怎見得但見

頭戴一頂黑紗唐巾，身穿一領綠羅道袍，碧玉環

正綴巾邊紫絲絛，橫圍袍上，襪似兩堆白雪，烏如

二朶紅雲，堂堂相貌，生成出世之姿，落落襟懷，養

就凌雲之氣，若非天上神仙，定是人間官宰。

那人走入堂中，王臣仔細打一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同胞兄弟王宰。當下王宰向前作揖道：「大哥別來無恙，王臣還了个禮，乃道：「賢弟虧你尋到這里。」王宰道：「兄弟到京回舊居時，見已化為白地，只道罹于兵火，甚是悲痛，即去訪問親故，方知合家向已避難江東。近日大哥至京，整理舊業，因得母親凶問，剛始離京。」

兄弟聞了這信，遂星夜起來，適纔訪到舊居，鄰家說新遷于此，母親却也無恙，故此又到舟中換了衣服纔來。母親如今在那里爲何反遷在這等破屋裏邊？王臣道：一言難盡，待見過了母親，與你細說。引入後邊，早有家人報知王媽媽。王媽媽聞得次兒歸家，好生歡喜，卽忙出來，恰好遇見王宰，倒身下拜，拜畢起身。王媽媽道：兒，我日夜掛心，一向好麼？王宰道：多謝母親記念，待兒見過了嫂嫂，少停細細說與母親知道。當下王臣渾家并一家婢僕都來見過，王宰扯王臣往外就走。王媽媽也隨出來，至堂中坐下，問道：大哥，你且先說，因甚弄得恁般模樣？王臣乃將樊川打狐起，直至兩邊掇賺，變賣產業，前後事細說一過。王宰聽了道：元來有這個緣故，以致如此。這却是你自取，非干野狐之罪。那狐自在林中看書，你是官道行路，兩不妨礙，如何却去打他？又奪其書，及至客店中，他忍着疼痛來賺你書，想是萬不得已而然。你不還他罷了，怎地又起惡念，拔劍斬逐？及至夜間好言苦求，你又執意不肯，況且不識這字，終于無用。要他則甚，今反喫他捉弄得這般光景，都是自取其禍。王媽媽道：我也是這般說，要他何用？如今反受其累。王臣

西... 卷...  
被兄弟數落一番，嘿然不語。心下好不耐煩。王宰道：「這書有幾多大，還是什麼字體？」王臣道：「薄薄的一冊，也不知什麼字體，一字也識不出。」王宰道：「你且把我看看。」王媽媽從旁襯道：「正是你去把來與兄弟看看，或者識得這字，也不可。」王宰道：「這字料也難識，只當眼見希奇物罷了。」當時王臣向裏邊取出，到堂中遞與王宰。王宰接過手，從前直揭至後，看了一看，乃道：「這字果然稀見，便立起身，走在堂中，向王臣道：『前日王留兒就是我今日天書，已還不來纏你了。請放心。』」一頭說，一頭往外就奔王臣大怒，急趕上前，大喝

道：「孽畜大膽，那里走！」一把扯住衣裳，走的勢發，扯的力猛，只聽得聒喇一響，扯下一幅衣裳。那妖狐索性把身一抖，卸下衣服，見出本相，向門外亂跑。風團也似去了。王臣同家人一齊趕到街上，四顧觀看，並無踪影。王臣一來被他破蕩了人家，二來又被他數落這場，三來不忿得這書，咬牙切齒，東張西望，尋覓只見一個瞎道人，站在對門簷下。王臣問道：「可見一個野狐從那里去了？」瞎道人把手指道：「向東邊去了。」王臣同家人急望東而趕行，不上五六家門面，背後瞎道人叫道：「王臣，前日王福便是我令弟，也在這里。」



人聞得復轉身來，兩個野狐執着書兒，在前戲躍。衆人奮勇前來追捕，二狐放下四蹄飛也似去了。王臣剛奔到自已門首，王媽媽叫道：「去了這敗家禍胎，已是安穩了。」又趕他，則甚還不進來。王臣忍着，一肚子氣只得依了母親，喚轉家人進來，逐件檢起衣服觀看，俱隨手而變。你道都是甚東西。

破芭蕉化爲羅服，爛荷葉變做紗巾，碧玉環、柳枝圈就紫絲絛，蘿薜搓成羅襪，二張白素紙、朱烏兩片老松皮。

衆人看了，盡皆駭異，道：「妖狐神通，這般廣大。」一官人不知在何處，却變得恁般廝像。王臣心中轉想轉惱，氣出一場病來，臥床不起。王媽媽倩醫調治，自不必說。過了數日，家人們正在堂中，只見走進一個人來，看時却是王宰，也是紗巾羅服，與前妖狐一般打扮。衆家人只道又是假的，一齊亂喊道：「妖狐又來了。」各去尋棍、覓棒、擁上前亂打。王宰喝道：「這些潑男女，爲何這等無禮，還不去報知奶奶衆人？」那個採他，一味亂打。王宰止遏不住，惹惱性子，奪過一根棒來，打得衆人四分五落，不敢近前，都閃在裏邊門旁，指着罵道：「你這孽畜書已拿去了，又來做甚？」王宰不解其意。

以假爲真  
定復以真  
爲假俗眼  
顛倒豈獨  
王臣哉

心下大怒，直打入去。衆人往內亂跑，早驚動王媽媽。聽得外邊喧嚷，急走出來，撞見衆人，問道：「爲何這等慌亂？」衆人道：「妖狐又變做二官人模樣，打進來也。」王媽媽驚道：「有這等事？」言還未畢，王宰已在面前，看見母親，即撇下棒子，上前叩拜道：「母親爲甚這些潑男女，將兒叫做妖狐孽畜，執棍亂打？」王媽媽道：「你真個是我孩兒不？」王宰道：「兒是母親生的，有什麼假？」正說間，外面七八個人扛擡鋪程行李進來，衆家人方知是真。上前叩頭謝罪。王宰問其緣故，王媽媽乃將妖狐前後事細說。又道：「汝兄爲此氣成病症，尚未能愈。」

王宰聞言，亦甚驚駭，道：「恁樣說起來，兒在蜀中，王福曾賚書至，也是這狐假的了。」王媽媽道：「你且說書上怎寫？」王宰道：「兒是隨駕入蜀，分隸于劍南節度嚴武部下，得蒙拔爲裨將。故上皇還京，兒不相從歸國，兩月前忽見王福賚哥哥書來，說向避難江東，不幸母親有變，教兒速來計議，扶柩歸鄉。王福說要至京打掃塋墓，次日先行，兒爲此辭了本官，把許多東西都棄下了，輕裝兼程，趨來，纔訪至舊居，鄰家指引至此。知母親無恙，復到舟中，易服來見，正要問哥哥爲甚把這樣凶信哄我，不想却有此異事，即去行李中開

下幸何辜  
一網而漁  
之此畜之  
設心亦刻  
矣噫此其  
所以爲畜  
與

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幅白紙。合家又好笑。又好惱。王宰同母至內。見過嫂子。省視王臣。道其所以。王臣又氣得個發昏。王媽媽道。這狐雖然憊。也虧他。至蜀中。賺你回來。使我母子相會。將功折罪。莫怨他。罷。王臣病了兩個月。方纔痊。可遂入籍于杭州。所以至今吳越間。稱拐子為野狐精。有所本也。

老夫入善  
與橘皮湯

蛇行虎走各為羣

狐有天書狐自珍

家破業荒書又去

令人千載笑王臣

第六卷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漁○船○載○酒○日○相○隨

笛○蘆○花○深○處○吹

湖○面○風○收○雲○影○散

水○天○光○照○碧○琉○璃

這首詩是宋時楊備遊太湖所作。這太湖在吳郡西南三十餘里之外。你道有多少大東西。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圍五百里。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峰。襟帶三州。那三州。

蘇州

湖州

常州

東南諸水皆歸。一名震澤。一名具區。一名笠澤。一名

五湖何以謂之五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雲溪  
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瀟湖東通嘉興韭溪水凡  
五道故謂之五湖那五湖之水總是震澤分流所以  
謂之太湖就太湖中亦有五湖名色曰菱湖游湖莫  
湖貢湖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扶椒山東曰梅  
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  
臯里湖吳人只稱做太湖那太湖中七十二峯惟有  
洞庭兩山最大東洞庭曰東山西洞庭曰西山兩山  
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  
于波濤之間有元人許謙詩為證

周迴萬水入

遠近數州環

南極疑無地

西浮直際山

三江歸海表

一徑界河間

白浪秋風疾

漁舟意尚閑

那東西兩山在太湖中間四面皆水車馬不通欲遊  
兩山者必假舟楫往往有風波之險昔宋時宰相范  
成大在湖中遇風曾作詩一首

白霧漫空白浪深

舟如竹葉信浮沉

科頭宴起吾何敢

自有山川印此心

話說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所

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做鑽天洞庭內中單表西洞庭有個富家姓高名贊少年慣走湖廣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了開起兩個解庫托着四個夥計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渾家金氏生下男女二人男名高標女名秋芳那秋芳反長似高標二歲高贊請個積年老教授在家館穀教着兩個兒女讀書那秋芳資性聰明自七歲讀書至十二歲書史皆通寫作俱妙交十三歲就不進學堂只在房中習學女工描鸞刺鳳看看長一十六歲出落得好個女兒美豔非常有西江月爲證

面似桃花含露體如白雪團成眼橫秋水黛眉清  
十指尖尖春筍○嫵娜休言西子風流不讓崔鶯  
金蓮窄窄瓣兒輕行動一天丰韻

高贊見女兒人物整齊且又聰明不肯將他配個平等之人定要揀個讀書君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聘禮厚薄到也不論若對頭好時就賠些粧奩嫁去也自情願有多少豪門富室日來求親的高贊訪得他子弟才不壓衆貌不超羣所以不曾許允雖則洞庭在水中央三州通道况高贊又是個富家這些做媒的四處傳揚說高家女子美貌聰明情願賠錢出嫁只

要擇个風流佳婿但有一二分才貌的那一个不挨風緝縫央媒說合說時姘獎得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及至訪實都只平常高贊被這夥做媒的哄得耐煩了對那些媒人說道今後不須言三語四若果有人才出眾的便與他同來見我合得我意一言兩決可不快當自高贊出了這句言語那些媒人就不敢輕易上門正是

眼見方爲的

傳言未必真

試金今有石

驚破假銀人

話分兩頭却說蘇州府吳江縣平望地方有一秀士姓錢名青字萬選此人飽讀詩書廣知今古更兼一表人才也有西江月爲證

出落唇紅齒白生成眼秀眉清風流不在着衣新  
俊俏行中首領○下筆千言立就揮毫四坐皆驚  
青錢萬選好聲名一見人人起敬

錢生家世書香產微業薄不幸父母早喪愈加零替所以年當弱冠無力娶妻止與老僕錢興相依同住錢興日逐做些小經紀供給家主每每不敷一饑兩飽幸得其年遊庠同縣有个表兄住在北門之外家道頗富就延他在家讀書那表兄姓顏名俊字伯雅

與錢生同庚生都則一十八歲顏俊只長得三個月  
以此錢生呼之爲兄父親已逝止有老母在堂亦未  
曾定親說話的那錢青因家貧未娶顏俊是富家之  
子如何一十八歲還沒老婆其中有个緣故那顏俊  
有个好高之病立誓要揀个絕美的女子方與他締  
姻所以急切不能成就况且顏俊自己又生得十分  
醜陋怎見得亦有西江月爲證

面黑渾如鍋底眼圓却似銅鈴痘疤密擺泡頭釘  
黃髮蓬鬆兩鬢○牙齒真金鍍就身軀頑鐵敲成  
楂開五指鼓錘能狂了名呼顏俊

那顏俊雖則醜陋最好粧扮穿紅着綠低聲強笑自  
以爲美更兼他腹中全無滴墨紙上難成片語偏好  
攀今掉古賣弄才學錢青雖知不是同調却也籍他  
館地爲讀書之資每事左湊着他故此顏俊甚是喜  
歡事事商議而行甚說得着話休絮煩一日正是十  
月初旬天氣顏俊有个門房遠親姓尤名辰號少梅  
爲人生意行中頗頗伶俐也領借顏俊些本錢在家  
開个菓子店營運過活其日在洞庭山販了幾担橙  
橘回來裝做一盤到顏家送新他在山上聞得高家  
選婿之事說話中間偶然對顏俊叙述也是無心之

談誰知顏俊到有意了想道我一向要覓一頭好親事都不中意不想這段姻緣却落在那裏憑着我恁般才貌又有家私若央媒去說再增添幾句好話怕道不成那日一夜睡不着天明起來急急梳洗了到尤辰家裏尤辰剛剛開門出來見了顏俊便道大官人爲何今日起得恁早顏俊道便是有些正事欲待相煩恐老兄出去了特特早來尤辰道不知大官人有何事見委請裏面坐了領教顏俊到坐啓下作了揖分賓而坐尤辰又道大官人但有所委必當効力只怕用小子不着顏俊道此來非爲別事特求少梅

作伐尤辰道大官人作成小子賺花紅錢最感厚意不知說的是那一頭親事顏俊道就是老兄昨日說的洞庭西山高家這頭親事於家下甚是相宜求老兄作成小子則个尤辰格的笑了一聲道大官人莫恠小子直言若是第二家小子也就與你去說了若是高家大官人作成別人做媒罷顏俊道老兄爲何推托這是你說起的怎麼又叫我去尋別人尤辰道不是小子推托只爲高老有些古恠不容易說話所以遲疑顏俊道別件事或者有些東扯西拽東掩西遮東三西四不容易說話這做媒乃是冰人撮合一



天好事除非他女兒不要嫁人便罷休不然少不得男媒女灼隨他古恠煞須知媒人不可怠慢你怕他怎的還是你故意作難不肯搵成我這樁美事這也不難我就央別人去說說成了時休想吃我的喜酒說罷連忙起身那尤辰領借顏俊家本錢平日奉承他的見他有拂然不悅之意卽忙回船轉舵道大官人莫要性急且請坐了再細細商議顏俊道肯去說便去不肯就罷了有甚話商量得口裏雖則是恁般說了身子却又轉來坐下尤辰道不是我故意作難那老兒真个古恠別家相媳婦他偏要相女婿但得

他當面看得中意纔將女兒許他有這些難處只怕勞而無功故此不敢把這個難題目包攬在身上顏俊道依你說也極容易他要當面看我時就等他看个眼飽我又不殘疾怕他怎地尤辰不覺呵呵大笑道大官人不是冲撞你說大官人雖則不醜更有比大官人勝過幾倍的他還看不上眼哩大官人若是不把與他見面這事縱沒一分二分還有一厘二厘若是當面一看便萬分難成了顏俊道常言無謊不成媒你與我包荒只說十二分人才或者該是我的姻緣一說一就不要面看也不可尤辰道倘若要

看時却怎地顏俊道且到那時再有商量只求老兄  
速去一言尤辰道既蒙分付小子好歹去走一遭便  
了顏俊臨起身又叮嚀道千萬千萬說得成時把你  
二十兩這紙借契先奉還了媒禮花紅在外尤辰道  
當得當得顏俊別去不多時就教人封上五錢銀子  
送與尤辰爲明日買舟之費顏俊那一夜在床上又  
睡不着想道倘他去時不盡其心葫蘆提回復了我  
可不枉走一遭再差一个伶俐家人跟隨他去聽他  
講甚言語好計好計等待天明便喚家童小乙來跟  
隨尤大舍往山上去說親小乙去了顏俊心中牽掛

即忙梳洗往近處一个關聖廟中求籤卜其事之成  
否當下焚香再拜把籤筒摇了幾搖撲的跳出一籤  
拾起看時却是第七十三籤壁上寫得有籤訣四句  
云

憶昔蘭房分半釵

而今忽把信音垂

痴心指望成連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顏俊才學雖然不濟這幾句籤訣文義顯淺難道好  
歹不知求得此籤心中大怒連聲道不准不准撒袖  
出廟門而去回家中坐了一會想道此事有甚不諧  
難道真个嫌我醜陋不中其意男子漢須比不得婦

人只是出得人前罷了一定要選個陳平潘安不成  
一頭想一頭取鏡子自照側頭側腦的看了一回良  
心不昧自己也看不過了把鏡子向卓上一撇嘆了  
一口寡氣呆呆而坐准准的悶了一日不題且說尤  
辰是日同小乙駕了一隻三櫓快船趁著無風靜浪  
呷呀的搖到西山高家門首停船剛剛是未牌時分  
小乙將名帖遞了高公出迎問其來意說是與令愛  
作伐高贊問是何宅尤辰道就是敝縣一個舍親家  
業也不薄與宅上門戶相當此子方年十八讀書飽  
學高贊道人品生得如何老漢有言在前定要當面  
看過方敢應承尤辰見小乙緊緊靠在椅子後邊只  
得下老實扯個大謊便道若論人品更不必言堂堂  
一軀十全之相況且一肚文才十四歲出去考童生  
縣裏就高高取上一名這幾年爲了父憂不曾進  
院所以未得遊庠有幾個老學看了舍親的文字都  
許他京解之才就是在下也非慣於爲媒的因年常  
在貴山買菓偶聞令愛才貌雙全老翁又慎于擇婿  
因思舍親正合其選故此斗膽輕造高贊聞言心中  
甚喜便道令親果然有才有貌老漢敢不從命但老  
漢未曾經目終不放心若得足下引令親過寒家一

會更無別說。尤辰道：「小子並非謬言。老翁他日自知，只是舍親是個不出書房的小官人，或者未必肯到宅上，就是小子攬掇來時，若成得親事，還好萬一不成，舍親何面目回轉？小子必然討他抱怨了。」高贊道：「既然人品十全，豈有不成之理？老夫生性是這般小心，過度的，人所以必要着眼。若是令親不屑下顧，待老漢到宅，足下不意之中，引令親來一觀，却不要帖。尤辰恐怕高贊身到吳江，訪出顏俊之醜，卽忙轉口道：『既然尊意決要會面，小子還同舍親奉拜，不敢煩尊駕動定說罷。』」告別高公那裏，肯放忙教整酒肴相款。喫到更餘，高公留宿尤辰，道：「小舟帶有鋪陳，明日要早行，卽今奉別。」等舍親登門，却又相擾。高公取舟余一封相送。尤辰作謝下船。次早順風，拽起飽帆，不勾大半日，就到了吳江。顏俊正呆呆的站在門前望信，一見尤辰回家，便迎住問道：「有勞老兄往返事體，如何？」尤辰把問答之言細述一遍。他必要面會大官人，如何處置顏俊，嘿然無言。尤辰便道：「暫別再會，自回家去了。」顏俊到裏面喚過小乙來，問其備細，只恐尤辰所言不實。小乙說來，果是一般。顏俊沉吟了半晌，心生一計，再走到尤辰家，與他商議，不知說的是

甚麼計策正是

爲思佳偶情如火

索盡枯腸夜不眠

自古姻緣皆分定

紅絲豈是有心牽

顏俊對尤辰道適纔老兄所言我有一計在此也不打緊尤辰道有何好計顏俊道表弟錢萬選向在舍下同窓讀書他的才貌比我勝幾分兒明日我央及他同你去走一遭把他只說是我哄過一時待行過了聘不怕他賴我的姻事尤辰道若看了錢官人萬無不成之理只怕錢官人不肯顏俊道他與我至親又相處得極好只央他點一遍名兒有甚虧他處料

他決然無辭說罷作別回家其夜就到書房中陪錢萬選夜飯酒肴比常分外整齊錢萬選愕然道日日相擾今日何勞盛設顏俊道且喫三盃有小事相煩賢弟則个只是莫要推故錢萬選道小弟但可效勞之處無不從命只不知甚麼樣事顏俊道不瞞賢弟說對門開菓子店的尤少梅與我作伐說的女家是洞庭西山高家一時間誇了大口說我十分才貌不想說得忒高興了那高老定要先請我去面會一會然後行聘昨日商議若我自去恐怕不應了前言一來少梅沒趣二來這親事就難成了故此要勞賢弟

認了我的名色，同少梅一行，瞞過那高老，玉成這頭親事，感恩不淺。愚兄自當重報。錢萬選想了一想，道：別事猶可，這事只怕行不得。一時便哄過了。後來知道，你我都不好看相。顏俊道：原只要哄過這一時，若行聘過了，就曉得也。何怕他？他又認得你是什麼人，就恠也。只恠得媒人與你什麼相干？況且他家在洞庭西山，百里之隔，一時也未必知道。你但放心前去，到不要畏縮。錢萬選聽了，沉吟不語。欲待從他，不是君子所爲。欲待不從，必然取恠。這館就處不成了。事在兩難。顏俊見他沉吟不決，便道：賢弟，常言道：天

攤下來，自有長的。撐住凡事，有愚兄在前。賢弟休得過慮。錢萬選道：然雖如此，只是愚弟衣衫襤縷，不稱仁兄之相。顏俊道：此事愚兄早已辦下了。是夜無話。次日顏俊早起，便到書房中，喚家童取出一皮箱衣服，都是綾羅袖絹，時新花樣的翠顏色。時常用龍涎慶真餅，燻得撲鼻之香。交付錢青行時更換。下面淨襪絲鞋，只有頭巾不對。即時與他折了一頂新的，又封著二兩銀子，送與錢青道：薄意權充紙筆之用。後來還有相酬。這一套衣服，就送與賢弟穿了。日後只求賢弟休向人說洩漏其事。今日約定了。尤少梅明

日早行錢青道一依尊命這衣服小弟暫時借穿回時依舊納還這銀子一發不敢領了顏俊道古人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就沒有此事相勞那幾件粗衣奉與賢弟穿了不爲大事這些須薄意不過表情辭時反教愚兄慚愧錢青道既承仁兄盛情衣服便勉強領下那銀子斷然不敢顏俊道若是賢弟固辭便是推托了錢青方纔受了顏俊是日約會尤少梅尤辰本不肯擔這干紀只爲不敢得罪于顏俊勉強應承顏俊預先備下船隻及船中供應食物和鋪陳之類又撥兩個安童伏侍連前番跟去的小乙共是三人

縐衫氈包極其華整隔夜俱已停當又分付小乙和安童到彼只當自家大官人稱呼不許露出個錢字過了一夜侵早就起來催促錢青梳洗穿着錢青貼裏貼外都換了時新華麗衣服行動香風拂拂比前更覺標致

分明荀令畱香去

疑是潘郎擲果回

顏俊請尤辰到家同錢青喫了早飯小乙和安童跟隨下船又遇了順風片帆直吹到洞庭西山天色已晚舟中過宿次日早飯過後約莫高贊起身錢青全柬寫顏俊名字拜帖謙遜些加个跪字小乙捧帖到

高家門首接下說尤大舍引顏宅小官人特來拜見，高家僕人認得小乙的，慌忙通報。高贊傳言快請，假顏俊在前，尤辰在後，步入中堂。高贊一眼看見，那個小後生人物軒昂，衣冠濟楚，心下已自三分歡喜，叙禮已畢，高贊看椅上坐錢青，自謙勿輩，再三不肯，只得東西昭穆坐下。高贊肚裏暗暗歡喜，果然是個謙君子，坐定，先是尤辰開口稱謝前日相擾，高翁答言多慢，接口就問道：「此位就是令親顏大官人前日不曾問得貴表錢青道，年幼無表，尤辰代言舍親表字伯雅，伯仲之伯，雅俗之雅。」高贊道：「尊名尊字俱稱。」

其實錢青道不敢，高贊又問起家世，錢青一一對答，出詞吐氣十分溫雅。高贊想道：「外才已，是美了，不知他學問如何。」上請先生和兒子出來相見，盤他，一盤便見有學無學，獻茶二道，分付家人書館中請先生，和小舍出來見客，去不多時，只見五十多歲一個儒者，引著一個垂髫學生出來，眾人一齊起身作揖。高贊一一通名，這位是小兒的業師，姓陳，見在府庠，這就是小兒高標。錢青看那學生，生得眉清目秀，十分俊雅，心中想道：「此子如此，其姊可知。」顏兄好造化哩。又獻了一道茶，高贊便對先生道：「此位尊客是吳江。」



顏伯雅年少高才，那陳先生已會了主人之意，便道：吳江是人才之地，見高識廣，定然不同。請問貴邑有三高祠，還是那三個？錢青答言：范蠡、張翰、陸龜蒙。又問此三人何以見得他高處？錢青一一分疏出來。兩個遂互相盤問了一回。錢青見那先生學問平常，故意譚天說地，講古論今，驚得先生一字俱無，連稱道：奇才、奇才！把一個高贊就喜得手舞足蹈，忙喚家人悄悄分付備飯，要整齊些。家人問言：即時拽開桌子，排下五色菓品。高贊取杯筋安席，錢青答敬謙讓了。一回，照前昭穆坐下，三湯十菜，添案小喫，頃刻間擺

滿了卓子，真個咄嗟而辦。你道爲何如此？便當原來高贊的媽媽金氏最愛其女，聞得媒人引顏小官人到來，也伏在遮堂背後張看，看見一表人才，語言響亮，自家先中意料，高老必然同心，故此預先準備筵席，一等分付流水的，就搬出來。賓主共是五位，酒後飯飯後，酒直喫到紅日銜山。錢青和尤辰起身告辭。高贊心中甚不忍別意，欲攀留幾日。錢青那裏肯住？高贊留了幾次，只得放他起身。錢青先別了陳先生，口稱承教，次與高公作謝道：明日早行，不得再來告別。高贊道：倉卒怠慢，勿得見罪。小學生也作揖過了。

金氏已備下幾色喫程相送無非是酒米魚肉之類  
又有一封舟金高贊扯尤辰到背處說道顏小官人  
才貌更無他說若得少梅居間成就萬分之幸尤辰  
道小子領命高贊直送上船方纔分別當夜夫妻兩  
口說了顏小官人一夜正是

不須王杵千金聘

已許紅繩兩足纏

再說錢青和尤辰次日開船風水不順直到更深方  
纔抵家顏俊兀自秉燭夜坐專聽好音二人叩門而  
入備述昨朝之事顏俊見親事已成不勝之喜忙忙  
的就本月中擇个吉日行聘果然把那二十兩借契

送還了尤辰以爲謝禮就揀了十二月初三日成親  
高贊得意了女婿况且粧奩久已完備並不推阻日  
往月來不覺十一月下旬吉期將近原來江南地方  
娶親不行古時親迎之禮都是女親家和阿舅自送  
上門女親家謂之送娘阿舅謂之抱嫁高贊爲選中  
了乘龍佳婿到處誇揚今日定要女婿上門親迎准  
備大開筵宴遍請遠近親隣喫喜酒先遣人對尤辰  
說知尤辰喫了一驚忙來對顏俊說了顏俊道這番  
親迎少不得我自去走遭尤辰跌足道前日女婿上  
門他舉家都看个勾行樂圖也畫得出在那裏今番

又換了一個面貌，教做媒的如何措辭好事，定然中變連累小子，必然受辱。顏俊聽說，反抱怨起媒人來。道：當初我原說過來，該是我姻緣自然成就。若第一次上門時，自家去了，那見得今日進退兩難，都是你捉弄我，故意說得高老十分古怪，不要我去教錢家表弟替了。誰知高老甚是好情，一說就成，並不作難。這是我命中注定，該做他家的女婿。豈因見了錢表弟，方纔肯成？況且他家已受了聘禮，他的女兒就是我的了。敢道：今不字麼？你看我今番自去，他怎生發付我？難道賴我的親事不成？尤辰搖着頭道：成不

得人也，還在他家，你狠到那裏去？若不肯把人送上轎，你也沒奈何。他顏俊道：多帶些人從去，肯便肯不肯時打進去，搶將回來，便告到官司。有生辰吉帖爲證，只是賴婚的，不是我，並沒差處。尤辰道：大官人休說滿話。常言道：惡龍不闖地頭蛇，你的從人雖多，怎比得坐地的有增無減。萬一弄出事來，纏到官司，那老兒訴說求親的，是一個娶親的，又是一個官府免不得喚媒人詰問，刑罰之下，小子只得實說。連錢大官人前程干係，不是耍處。顏俊想了一想，道：旣如此，索性不去了。勞你明日去回他一聲，只說前日已曾

會過了敝縣沒有親迎的常規，還是從俗送親罷。尤辰道：「一發成不得，高老因看上了佳婿，到處誇其才貌，那些親隣、專等親迎之時，都要來廝認，這是斷然要去的。」顏俊道：「如此怎麼好？」尤辰道：「依小子愚見，更無別策，只得再央令表弟錢大官人走遭，索性哄他到底，哄得新人進門，你就靠家大了，不怕他又奪了去。結姻之後，縱然有話，也不怕他了。」顏俊頓了一頓，口道：「話到有理，只是我的親事到作成，別人去風光，及他時還有許多作難哩。」尤辰道：「事到其間，不得不如此了。」風光只在一時，怎及得大官人終身受用。

顏俊又喜又惱，當下別了尤辰，回到書房對錢青說。道：「賢弟又要相煩一事。」錢青道：「不知兄又有何事？」顏俊道：「出月初三是愚兄畢姻之期，初二日就要去親迎，原要勞賢弟一行，方纔妥當。」錢青道：「前日代勞不過泛然之事，今番親迎是個大禮，豈是小弟代得的？這個斷然不可。」顏俊道：「賢弟所言雖當，但因初番會面，他家已認得了，如今忽換我去，必然疑心。此事恐有變卦，不但親事不成，只恐還要成訟。那時連賢弟也有干係，却不是為小妨大，把一天好事自家弄壞了。若得賢弟親迎回來，成就之後，不怕他閒言閒語。」

西世恒言 卷一  
這是个權宜之術賢弟須知塔尖上功德休得固辭  
錢青見他說得情辭懇切只索依允顏俊又喚過吹  
手及一應接親人從都分付了談話不許漏洩風聲  
取得親回都有重賞衆人誰敢不依到了初二日侵  
晨尤辰便到顏家相幫安排親迎禮物及上門各項  
賞賜都封得停停當當其錢青所用及儒巾圓領絲  
縑皂靴並皆齊備又分派各船食用大船二隻一隻  
坐新人一隻媒人共新郎同坐中船四隻散載衆人  
小船四隻一者護送二者以備雜差十餘隻船篩鑼  
掌號一齊開出湖去一路流星砲杖好不興頭正是

門闌多喜氣

女婿近乘龍

船到西山已是下午約莫離高家半里停泊尤辰先  
到高家報信一面安排親迎禮物及新人乘坐百花  
綵轎燈籠火把共有數百錢青打扮整齊另有青絹  
煖轎四擡四綽笙簫鼓樂徑望高家而來那山中遠  
近人家都曉得高家新女婿才貌雙全競來觀看挨  
肩並足如看神會故事的一般熱鬧錢青端坐轎中  
美如冠玉無不喝采有婦女曾見過秋芳的便道這  
般一對夫妻真个郎才女貌高家揀了許多女婿今  
日果然被他揀着了不題衆人且說高贊家中大排

筵席親朋滿坐未及天晚堂中點得畫燭通紅只聽得樂聲聒耳門上人報道嬌客轎子到門了儂相披紅插花忙到轎前作揖念了詩賦請出轎來衆人謙恭揖讓延至中堂奠鴈行禮已畢然後諸親一一相見衆人見新郎標致一个个暗暗稱羨獻茶後吃了茶菓點心然後定席安位此日新女婿與尋常不同面南專席諸親友環坐相陪大吹大擂的飲酒隨從人等外廂另有款待且說錢青坐于席上只聽得衆人不住聲的贊他才貌賀高老選婿得人錢青肚裏暗笑道他們好似見鬼一般我好像做夢一般做夢

的醒了也只扯淡那些見神見鬼的不知如何結末哩我今日且落得受用又想到我今日做替身擔了虛名不知實受還在幾時料想不能如此富貴轉了這一念反覺得沒興起來酒也懶吃了高贊父子輪流敬酒甚是殷懃錢青怕擔誤了表兄的正事急欲抽身高贊固留又坐了一回用了湯飯僕從的酒都喫完了約莫四鼓小乙走在錢青席邊催促起身錢青教小乙把賞封給散起身作別高贊量度已是五鼓時分賠嫁粧奩俱已點檢下船只待收拾新人上轎只見船上人都走來說外邊風大難以行船且消

停一時等風頭緩了好走。原來半夜裏便發了大風。那風刮得好利害。只見

山間拔木揚塵

湖內騰波起浪

只為堂中鼓樂喧闐。全不覺得高贊叫樂人住了。吹打聽時。一片風聲。吹得恠嚮。眾皆愕然。急得尤辰只把脚跳。高贊心中大是不樂。只得重請入席。一面差人在外專看風色。看看天曉。那風越狂起來。刮得彤雲密布。雪花飛舞。眾人都起身。看着天。做一塊兒商議。一个道。這風還不像就住的。一个道。半夜起的風。原裝半夜裏住。又一個道。這等雪天。就是沒風也怕。

行不得。又一個道。只怕這雪還要大哩。又一個道。風太急了。住了風。只怕湖膠。又一個道。這太湖不愁他膠斷。還怕的是風雪。眾人是恁般閒講。高老和尤辰好生氣悶。又捱一會。喫了早飯。風愈狂。雪愈大。料想今日過湖不成。錯過了吉日良時。殘冬臘月。未必有好日子。況且笙簫鼓樂。乘興而來。怎好教他空去。事在于難。萬難之際。坐間有个老者。喚做周全。是高贊老隣。平日最善處分鄉里之事。見高贊沉吟無計。便道。依老漢愚見。這事一些不難。高贊道。足下計將安在。周全道。既是選定日期。豈可錯過。令婿既已到宅。

何不就此結親。趁這筵席，做了花燭等風息。從容回去，豈非全美。衆人齊聲道：「最好。」高贊正有此念，却喜得周老說話投機，當下便分付家人，準備洞房花燭之事。却說錢青，雖然身子在此，本是個局外之人。起初風大，風小也還不在他心上。忽見周全發此議論，暗暗心驚，還道：「高老未必聽他，不想高老欣然應允。」老大着忙，暗暗叫苦。欲央尤少梅代言，誰想尤辰平昔好酒，一來天氣寒冷，二來心緒不佳，斟着大杯，只顧喫，喫得爛醉如泥，在一壁廂空椅子上打鼾去了。錢青只得自家開口道：「此百年大事，不可草草，不妨。」

另擇个日子，再來奉迎。高贊那裏肯依，便道：「翁婿一家，何分彼此。况賢婿尊人，已不在堂，可以自專說罷。」高贊入內去了。錢青又對各位親鄰再三央及，不願在此結親。衆人都是奉承高老的，那一个不極口贊成。錢青此時無可奈何，只推出恭到外面時，却叫顏小乙與他商議。小乙心上也道不該，只教錢秀才推辭。此外別無良策。錢青道：「我已辭之再四，其奈高老不從。若執意推辭，反起其疑。我只要委曲周全你家，主一樁大事，並無欺心。若有苟且天地不容，主僕二人正在講話，衆人都攢攏來道：「此是美事，令岳意已。」



決矣。大官人不須疑慮。錢青嘿然無語。衆人揖錢青請進。午飯已畢。重排喜筵。擯相披紅。喝禮。兩位新人打扮登堂。照依常規行禮。結了花燭。正是

百年姻眷今宵就

一對夫妻此夜新

得意事成失意事

有心人遇沒心人

其夜酒闌人散。高贊老夫婦親送新郎進房。伴娘替新娘卸了頭面。幾遍催新郎安置。錢青只不答應。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伏侍新娘先睡。自己出房去了。丫鬟將房門掩上。又催促官人上床。錢青心上如小鹿亂撞。勉強答應。一句道：你們先睡。丫鬟們亂了一

夜各自倒東歪西去。打瞌睡。錢青本待秉燭達旦。一時不曾討得幾枝臘燭。到燭盡時。又不好聲喚。忍着。一肚子悶氣。和衣在床外側身而卧。也不知女孩兒頭東頭西。次早清。清天亮。便起身出外。到舅子書館中。去梳洗。高贊夫婦只道他少年害羞。亦不爲怪。是日雪雖住了。風尚不息。高贊且做慶賀筵席。錢青喫得醅酌大醉。坐到更深。進房。女孩兒又先睡了。錢青打熬不過。依舊和衣而睡。連小娘子的被窩兒也不敢觸着。又過一晚。早起時。見風勢稍緩。便要起身高贊定要留過三朝。方纔肯放。錢青拘不過。只得又喫

醒世恒言 卷一  
了一日酒坐間背地裏和尤辰說起夜間和衣而卧之事尤辰口雖答應心下未必准信事已如此只索由他却說女孩兒秋芳自結親之夜偷眼看那新郎生得果然齊整心中暗暗歡喜一連兩夜都則衣不解帶不解其故莫非恠我先種了不曾等待得他此是第三夜了女孩兒預先分付了鬟只等官人進房先請他安息了鬟奉命只等新郎進來便替他解衣科帽錢青見不是頭除了頭巾急急的跳上床去貼着床裏自睡仍不脫衣女孩兒湍懷不樂只得也和衣睡了又不好告訴爹娘到第四日天氣晴和高贊

預先備下送親船隻自己 and 老婆親送女孩兒過湖娘女共是一船高贊與錢青尤辰又是一船船頭俱掛了雜綵鼓樂振天好生鬧熱只有小乙受了家主之托心中甚不快意駕个小小快船赶路先行話分兩頭且說顏俊自從打發衆人迎親去後懸懸而望到初二日半夜聽得刮起大風大雪心上好不着忙也只道風雪中船行得遲只怕挫了時辰那想道過不得湖一應花燭筵席準備十全等了一夜不見動靜心下好悶想道這等大風到是不曾下船還好若在湖中行動老大擔憂哩又想道若是不曾下船我

岳丈知道錯過吉期豈肯胡亂把女兒送來定然要另選个日子又不知幾時吉利可不悶殺了人又想到若是尤少梅能事時在岳丈前攛掇權且迎來那時我那管時日利與不利且落得早些受用如此胡思亂想坐不安席不住的在門前張望到第四日風息料道決有佳音等到午後只見小乙先回報道新娘已取來了不過十里之遙顏俊問道吉期控過他家如何肯放新人下船小乙道高家只怕控過好日定要結親錢大官已替東人權做新郎三日了顏俊道既結了親這三夜錢大官人難道竟在新人房裏

睡的小乙道睡是同睡的却不曾動彈那錢大官人是看得熟鴨蛋伴得小娘眠的顏俊罵道放屁那有此理我托你何事你如何不叫他推辭却做下這等勾當小乙道家人也說過來錢大官人道我只要周全你家之事若有半點欺心天神鑒察顏俊此時

怒從心上起

惡向膽邊生

一把掌將小乙打在一邊氣忿忿地奔出門外專等錢青來廝鬧恰好船已攏岸錢青終有細膩預先囑付尤辰伴住高老自己先跳上岸只爲自反無愧理直氣壯昂昂的步到顏家門首望見顏俊笑嘻嘻的

西世恒言 卷一  
正要上前作揖告誦衷情誰知顏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際便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不等開言便撲的一頭撞去咬定牙根狠狠的罵道天殺的你好快活說聲未畢查開五指將錢青和巾和髮扯做一把亂踢亂打口裡不絕聲的道天殺的好欺心別人費了錢財把與你見成受用錢青口中也自分辯顏俊打罵忙了那裏聽他半個字兒家人也不敢上前相勸錢青喫打慌了但呼救命船上人聽得鬧炒都上岸來看只見一個醜漢將新郎痛打正不知甚麼意故都走攏來解勸那裏勸得他開高贊盤問他

家人那家人料瞞不過只得實說了高贊不聞猶可一聞之時心頭火起大罵尤辰無理做這等欺三瞞四的媒人說騙人家女兒也扭着尤辰亂打起來高家送親的人也自心懷不平一齊動手要打那醜漢顏家的家人回護家主就與高家從人對打先前顏俊和錢青是一對廝打以後高贊和尤辰是兩對廝打結末兩家家人紐做一團廝打看的人重重疊疊越發多了街道擁塞難行却似

九里山前擺陣勢

昆陽城下賭輸贏

事有湊巧其時本縣大尹恰好送了上司回轎至于

北門見街上震天喧嚷却是厮打的停了轎子喝教  
拿下衆人見知縣相公拿人都則散了只有顏俊兀  
自扭住錢青高贊兀自扭住尤辰紛紛告訴一時不  
得其詳大尹都教帶到公庭逐一細審不許攙口見  
高贊年長先叫他上堂詰問高贊道小人是洞庭山  
百姓叫做高贊爲女擇婿相中了女婿才貌將女許  
配初三日女婿上門親迎因被風雪所阻小人留女  
婿在家完了親事今日送女到此不期遇了這個醜  
漢將小人的女婿毒打小人問其緣故却是那醜漢  
買囑媒人要哄騙小人的女兒爲婚却將那姓錢的

後生冒名到小人家裏老爺只問媒人便知奸弊大  
尹道媒人叫甚名字可在這裏麼高贊道叫做尤辰  
見在臺下大尹喝退高贊喚尤辰上來罵道弄假成  
真以非爲是都是你弄出這個伎倆你可實實供出  
免受重刑尤辰初時還只含糊抵賴大尹發怒喝教  
取夾棍伺候尤辰雖然市井從未熬刑只得實說起  
初顏俊如何央小人去說親高贊如何作難要選才  
貌後來如何央錢秀才冒名去拜望直到結親始末  
細細述了一遍大尹點頭道這是實情了顏俊這些  
費了許多事却被別人奪了頭籌也恠不得發惱只

是起先設心哄騙的不是，便教顏俊審其口詞。顏俊已聽得尤辰說了實話，又見知縣相公詞氣溫和，只得也叙了一遍。兩口相同，大尹結末喚錢青上來，一見錢青青年美貌，且被打傷，便有幾分愛他，憐他之意，問道：「你是個秀才，讀孔子之書，達周公之禮，如何替人去拜望迎親，同謀哄騙，有乖行止？」錢青道：「此事原非生員所願，只爲顏俊是生員表兄，生員家貧，又館穀于他家，被表兄再四央求，不過勉強應承，只道一時權宜，玉成其事。」大尹道：「住了！你既爲親情而往，就不該與那女兒結親了。」錢青道：「生員原只代他親，

迎只爲一連三日大風太湖之隔不能行舟，故此高贊怕誤了婚期，要生員就彼花燭。」大尹道：「你自知替身就該推辭了，顏俊從旁磕頭道：「青天老爺，只看他應承花燭，便是欺心。」大尹喝道：「不要多嘴，左右扯他下去。」再問錢青：「你那時應承做親，難道沒有個私心？」錢青道：「只問高贊便知。」生員再三推辭，高贊不允。生員若再辭時，恐彼生疑，悞了表兄的大事故，此權成大禮，雖則三夜同床，生員和衣而睡，並不相犯。大尹呵呵大笑道：「自古以來，只有一個柳下惠坐懷不亂，那曾男子就自知不及風雪之中，就不肯放婦人進

門了。你少年子弟血氣未定，豈有三夜同床，並不相犯之理。這話哄得那一個錢青道：生員今日自陳心迹，父母老爺未必相信。只教高贊去問自己的女兒，便知真假。大尹想道：那女兒若有私情，如何肯說實話。當下想出個主意來，便教左右喚到老實穩婆一名到舟中，試驗高氏是否處女。速來回話。不一時，穩婆來覆知縣相公：那高氏果是處子，未曾破身。顏俊在階下聽說，高氏還是處子，便叫喊道：既是小的妻子，不曾破壞，小的情願成就。大尹又道：不許多嘴，再叫高贊道：你心下願將女兒配那一個。高贊道：小人

初時原看中了錢秀才，後來女兒又與他做過花燭。雖然錢秀才不欺暗室，與小女即無夫婦之情，已定了夫婦之義。若教女兒另嫁顏俊，不惟小人不願，就是女兒也不願。大尹道：此言正合吾意。錢青心下到不肯便道：生員此行，實是為公不為私。若將此女歸了生員，把生員三夜衣不解帶之意，全然沒了。寧可令此女別嫁生員，決不敢冒此嫌疑，惹人談論。大尹道：此女若歸他人，你過湖這兩番替人騙，便是行止有虧，干碍前程了。今日與你成就親事，乃是遮掩你的過失，況你的心迹已自洞然。女家兩相情願有

何嫌疑休得過讓我自明斷遂舉筆判云

高贊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顏俊借人飾已實出奇  
聞東床已招佳選何知以羊易牛西隣縱有責言  
終難指鹿爲馬兩番渡河不讓傳書柳毅三宵隔  
被何慚秉燭雲長風伯爲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  
佳婦兩得其宜求妻到底無妻自作之孽高氏斷  
歸錢青不須另作花燭顏俊既不合設騙局于前  
又不合奮老拳於後事已不諧姑免罪責所費聘  
儀合助錢青以贖一擊之罪尤辰往來煽誘實啓  
釁端重懲示儆

判訖喝教左右將尤辰重責三十板免其面供竟行  
逐出蓋不欲使錢青冒名一事彰聞於人也高贊和  
錢青拜謝一千人出了縣門顏俊滿面羞慙敢怒而  
不敢言抱頭鼠竄而去有好幾月不敢出門尤辰自  
回家將息棒瘡不題却說高贊邀錢青到舟中反殷  
勤致謝道若非賢婿才行俱全上官起敬小女幾乎  
錯配匪人今日到要屈賢婿同小女到舍下少住幾  
時不知賢婿宅上還有何人錢青道小婿父母俱亡  
別無親人在家高贊道既如此一發該在舍下住了  
老夫供給讀書賢婿意下如何錢青道若得岳父扶



持足感盛德是夜開船離了吳江隨路宿歇次日早  
到西山一山之人聞知此事皆當新聞傳說又知錢  
青存心忠厚無不欽仰後來錢青一舉成名夫妻偕  
老有詩為証

醜臉如何騙美妻

作成表弟得便宜

可憐一片吳江月

冷照鴛鴦湖上飛



第七卷終

